

悲剧的命运形式新探

——重读经典《俄狄浦斯王》

许 纾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外语系, 河南 新乡 453000)

摘 要: 古希腊悲剧与命运观关系问题, 一直受到文艺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则以解读经典文本《俄狄浦斯王》为例, 从新的角度, 阐述命运观与悲剧的关系, 正视悲剧中命运观的艺术性存在, 并揭示出存在于文学样式中的“命运”的独特含义。从形式的视角说明悲剧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完整的命运幻象, 并剖析悲剧精神用命运形式来表达的原因及其所取得的效果。

关键词: 悲剧; 命运; 疑问; 《俄狄浦斯王》

中图分类号: H 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06)05-0143-03

作者简介: 许纾(1965—), 女, 上海人,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讲师, 主要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

在文学的诸多题材中, 悲剧总是以它特殊的生命体验、独特的命运解析, 强烈地震撼着人类的心灵, 逼使人类进行灵魂深处的反思; 悲剧又总是以它特殊的表现形式、独特的审美视域, 让批评者留连其中, 探隐索赜。本文试图通过对经典悲剧文本《俄狄浦斯王》的解读, 对有关命运观与悲剧的关系、悲剧的艺术形式、命运幻象与生存之谜等问题, 加以探讨。

命运与悲剧

悲剧的“命运”到底指什么呢? 通常, “命运”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 其一, 它是外在于人且支配人的一种神秘力量。其二, “命运”这一概念标志为一种前定的个人、民族或历史的走向和完成; 这种含义和第一种含义有着内在联系, 即这种“走向和完成”是由作为现实力量的“命运”支配着的。悲剧与命运的关系问题, 历来为美学家所重视。

朱光潜先生说: “命运观念对悲剧的创作和欣赏都很重要。”^{[1] (P50)} 苏珊·朗格则认为: “戏剧的模式

则是命运的模式。”^{[2] (P356)} 在现存的 33 部古希腊悲剧作品中, 绝大多数都采用了神谕及其变种(预言或诅咒)的命运形式。不管是作者的声音还是作品中人物的声音, 抑或是作品的客观效果, 命运观念的痕迹总是悲剧主题意蕴建构中的多种声音之一, 唯其是多种声音之一, 对此就不能“取其一点不顾其余”, 而应放在整个悲剧效果系统中给予全面的辩证的把握, 否则, 就不能得其悲剧的本质, “希腊悲剧……多写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要是把它脱离开原始神话的背景和宿命论的人生观, 以纯理性的观点去加以分析, 那就会丧失其本质而仅得其苍白的影子”^{[1] (P391)}。

在悲剧中, 命运观是以奇特的神谕形式体现出来的。神谕最初可能是“凭自然现象向人类启示他们的智慧”的; 它往往是隐晦的, 但它含有确定性的力量, 这力量来自神, 因而常常预言并决定求神谕者的命运。悲剧《俄狄浦斯王》最为典型: 俄狄浦斯本是忒拜城的王子, 在他出世之前, 他的父母求得一个

收稿日期: 2006-03-02

神示,说他们期盼的儿子将弑父娶母。这个神谕决定了俄狄浦斯及其家人的命运。无论怎样逃避,神谕仍然一步一步地实现,而俄狄浦斯本人始终是盲目的,他的每一个努力都使自己反而更加接近厄运,尽管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可他却无法逃脱这命运的最后审判,最终是刺瞎了双眼,放逐了自己。神谕是一种奇特的宿命论形式,它是一切可怕事物的据点。

悲剧用神谕形成内容,说明命运观的表现形式——神谕——具有负载内容的功能。正是那些来自阿波罗的可怕预言,赋予了悲剧行动以整体框架(即剧情结构);神谕决定了希腊悲剧的情节模式,预示了悲剧的发展方向,并在其根源处,使悲剧艺术与其他叙事艺术区分开来,可以说,审美意义上的神谕,包含了悲剧布局的全部奥秘。古希腊奇特的宿命论在悲剧中是必不可少的:不是作为一种思想信仰,而是作为审美因素的存在。可见,确如朗格所说:“在悲剧中,命运是被创造出来的形式,是作为完成的整体的虚构的未来。它根本就不是对一种信仰的表达。麦克白的命运构成了他的悲剧,而不是用它来做说明事情在世界上怎样发生的例子。”^{[2] (P417)}

完整性与必然性

希腊悲剧的命运内核,对于悲剧的情节结构有没有特殊的要求呢?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悲剧艺术中的“第一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事”。就此,他提出了关于悲剧行动的“完整性”的概念:“说完整,我是说一件具有开头、中间、结尾底事情。”接着便分别对开头、结尾、中间予以定义解释,并要求“诗人要是能恰当地构造他的故事,是不能自由地随着自己的兴致开头或结尾的,而必须和这些定义相符”^{[3] (P74)}。我们认为,完整性是“命运形式”的一个特征。“命运形式”是一种“前定的未来”,所以悲剧行动总是暗含着并指向未来;但这种未来不是开放的,不是时间上的永无尽头,而是封闭的、没有出口的,因为它要求着行动的最终完成。也就是说,悲剧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向未来展开的完整过程,在其终止处,悲剧行动得以终结。但行动的终结并非目的,其目的是使悲剧人物的命运得以实现或完成。因而,悲剧展现的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幻象,而且,悲剧人物的命运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凸现出来。只有一个完整的、确定了的、终结了的人生,才有理由让人们在其中寻找生存的意义;只有具体地、生动地、真实地表现了悲剧冲突的完整过程,才能真正充分地达到悲剧艺术的效果和意义。不能想象,悲剧经典《俄狄浦斯王》缺少

任何一个环节,还能不能成为悲剧。

悲剧情节的完整性,是通过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命运之于悲剧,常常唤起一种必然性的观念,也称“命运感”。在戏剧中,这种命运感是极其重要的,“使现在行为成了那种尚未展开的未来中似乎不可分割的部分的正是这种命运感”^{[2] (P357)}。在古希腊,神谕命运作为一种审美力量,决定了悲剧的情节结构是一种必然性的结构,这一必然性表现在,它决意要使飘忽不定的人生固定下来,形成命运幻象。悲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具有一种要求必然性的情节结构,也就是说,悲剧一开始就预先指向了这个未来。在悲剧结构中,必然性往往集中体现在“悬念”这种戏剧形式里。所谓“悬念”就是把前定的东西预先通过暗示的方式透露出来,它指示着悲剧情节发展的方向。《俄狄浦斯王》一开始就是个悬念,“谁是杀害忒拜前王拉伊俄斯的凶手”,对于这个问题,俄狄浦斯一出场,便向请愿者表明他的决心,他说:“我要重新把这案子弄明白。……因为,不论杀他的凶手是谁,也会用同样的毒手来对付我的。”^{[4] (P71)}这“手”字使观众联想到俄狄浦斯后来用自己的手弄瞎了自己的眼睛。如果说以上只是暗示,那么先知忒瑞西阿斯的话简直是对无辜的不明真相的主人公的清楚的告白:“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就在这里,——他将从明眼人变成瞎子,从富翁变成乞丐,到外邦去,用手杖探着路前进。他将成为和他同住的儿女的父兄,他生母的儿子和丈夫。”^{[4] (P80)}剧中像这样的暗示甚多,无法一一列举,这些暗示指示着悲剧情节发展的方向,并暗含着这一发展的最终完成。悬念造成悲剧情境,情境引发一系列动作,最终达到悲剧行动的完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悲剧的情节结构表明了这样一种艺术视觉形式:选取具有必然性的生存整体来显示生存的意义。悲剧的这种必然性的完整性的命运形式,对于把握悲剧独特的内涵是尤其重要的。

命运幻象与生存之谜

承接前文,我们可以说,悲剧是一个有必然性的完整的命运幻象。这一命运幻象以直观想象的形式揭示生存的意义。其实,悲剧像宗教和哲学一样,深切地关注善与恶、神的正义、人的责任与生存的意义等等问题。但悲剧精神与宗教和哲学对问题关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艺术是活生生的、永恒的图景,故而悲剧并不满足于任何思考的结果,而宗教和哲学却费尽辛劳,建立一种用理性可以论证的玄学

体系。其实,命运是个谜,而且并非是业已揭开了谜底的凝固而静止的谜,而是个在不断变化着、建构着生成过程的谜。

纵观悲剧的历史,关注个人的命运及其在历史境遇中的生存,是悲剧一以贯之的东西。但是面对永恒的生存之谜,悲剧不像哲学那样给出理性的解答,也不像宗教那样施以超越和拯救,而是把生存之谜保存在命运幻象里。那么,悲剧如何能把生存之谜表现为一个“谜”呢?我们认为,悲剧是通过“疑问”把生存之谜表现为一个“谜”的幻象,悲剧的历史,是一个永远“疑问”着的历史^[5]。

“《俄狄浦斯王》不仅在题材上围绕着一个谜语展开,而且,从它的序幕、展开、结局来看,它本身就是以谜语的形式构成的”^{[6] (P505)}。俄狄浦斯在剧情的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谜”:老国王之死的谜。是谁杀了拉伊俄斯?表面上,案件的逐步澄清构成剧情的基本线索。而实际上,这部悲剧试图解答的却是俄狄浦斯之谜,俄狄浦斯对自己真实身份的发现才是构成悲剧的主要内容。问题“谁杀了拉伊俄斯?”后面暗示着另一个问题——“俄狄浦斯何许人也?”“俄狄浦斯的名字本身就是一语双关,带有与全剧同样的谜语式特征”^{[6] (P508)}。拉伊俄斯在得到神谕以后,就刺穿了儿子的双脚并抛之荒野。这个儿参考文献:

- [1] 朱光潜.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5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2] [美] 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3] 亚里士多德. 诗学[M]. 北京: 新文艺出版社, 1979. 3
[4] 索福克勒斯. 悲剧二种[M]. 罗念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5] 徐漫. 文学与哲学的接壤之处[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5).
[6] 陈洪文. 水见馥.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New Research on the Destiny Forms in Tragedies

——and re-reading of the classical works Oedipus Tyrannous

XU Shu

(Xinxiang Teachers College, Xinxiang 45300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by tak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lassical text The Oedipus Tyrannous as an example, explains, from a new angl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estiny views and tragedies. It faces up to the artistic existence of the destiny views in tragedies and reveals the unique meaning of destiny in literature forms. It proves, from the angle of form, that tragedy is a complete destiny mirage with certainty. It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ragic spirit being expressed in destiny form and the result achieved in this way.

Key words: tragedy; destiny; doubt; The Oedipus Tyrannous

子因此被人称为“俄狄浦斯”,意即“肿脚的人”,然而,“俄狄浦斯”还意味着“懂得关于脚的谜语的人”,他凭自己的智慧解开了唱着隐晦的歌的阴险的女妖斯芬克司的谜语。那么,俄狄浦斯追查凶手的剧情,就成了俄狄浦斯自我追寻、自我探求的悲剧。这部作品,既不是弗洛伊德式——“俄狄浦斯情结”的心理剧,也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性格悲剧”,而是展示俄狄浦斯生存之谜的真正意义的悲剧。悲剧中,俄狄浦斯面对一连串的疑问,他变得沉不住气而焦躁不安,失去了昔日的风度与智慧,当他看到先知忒瑞西阿斯不肯告诉他“谜底”时,他却武断地对忒瑞西阿斯嚷道:“我认为你是这罪行的策划者,人是你杀的。”^{[4] (P76)}直至先知无奈将一切都说出来,俄狄浦斯还是无知地责怪他:“你老是说些谜语,意思含含糊糊。”^{[4] (P79)}面对疑问,恼怒与武断都是无济于事的,“当人类企图像俄狄浦斯那样追根寻源时,他发现自己是一个谜。命途多舛,没有独占的领域,没有固定的立足点,没有确定的本质,摇摆于天神与禽兽之间。人类真正的伟大之处恰恰寓于他谜一样的本质——疑问——之中”^{[6] (P527)}。《俄狄浦斯王》这部悲剧正是对于这人类生存之谜的展示,面对俄狄浦斯的“疑问”,由此而来的对于普遍的生存意义的沉思默想是该剧精华所在。